联合国 S/PV.4219

安全理事会

临时逐字记录

第五十五年

第四二一九次会议

2000年11月10日星期五下午3时30分举行
纽约

主席：	范瓦尔苏姆先生	（荷兰）
成员：	阿根廷	利斯特雷先生
	孟加拉国	艾哈迈德先生
	加拿大	海因贝克尔先生
	中国	王英凡先生
	法国	莱维特先生
	牙买加	达兰特女士
	马来西亚	穆罕默德·卡迈勒先生
	马里	乌瓦纳先生
	纳米比亚	阿希帕拉-穆萨夫伊夫人
	俄罗斯联邦	卡雷夫先生
	突尼斯	阿亚里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杰利米·格林斯托克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霍尔布鲁克先生

议程项目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的简报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00-74054 (C)

下午 3 时 40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夫人介绍情况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决定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夫人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欢迎绪方贞子夫人并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全理事会是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在这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夫人通报情况. 自从 1991 年就职以来，绪方贞子夫人为在全世界保护难民和解决难民问题，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请绪方夫人发言。

绪方夫人（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邀请我再次向安理会通报情况。六个星期后，我将在任职十年后离任。因此，今天我在这里作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最后一次发言。因此，我将借此机会不谈具体的区域危机，而是提出一些想法供参考，回顾过去动荡十年的经验，谈谈难民工作的未来——特别是不同本机构的关系，本机构是讨论和解决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最重要论坛。

八年前我第一次向安理会通报情况。从那时起，我经常同安理会开会；如果我记录正确，这是我第十二次通报。多年来，难民问题已经更加定期和经常地出现在安理会议程上。原因是明显的。当代战争的性质，主要是国内和族与族之间的战争、其激烈程度极其目标——特别是把整个社区野蛮地赶出特定地区——意味着，今天的冲突必然是造成人口大规模出走的主要原因。国内冲突和难民流动转过来又成为许多地区跨界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难民和战争比以往更加不可分割地相连。我第一次向安理会通报是在 1992 年，当时前南斯拉夫在暴力中分裂，造成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请一个人道主义机构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言，这种情况在当时还不象现在这样常见，是种族清洗的悲剧把联合国难民机构推到了和平与安全问题政治辩论的中心。该机构的任务是为人民服务。

多年来，我看到政治和人道主义领域相互关系的增长与演变。我始终不愈地呼吁为人道主义危机提供政治支助。我无数次地重复，人道主义行动只能处理政治问题，不能解决。我认真地思考了人道主义机构和政治机构之间的关系。缩小世界上最薄弱和困难的人民迫切、往往急剧的利益同各国的正当关切，是我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事务办事处）十年的重要课题。

因此，我今天的中心问题如下：难民需要安全理事会做什么？为了能够履行有效地保护难民和持久地解决难民问题的核心任务，联合国难民机构对负责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机构的期望是什么？

我想详细地谈两个主要领域，并就这两个领域提出具体建议：即和平行动和建设和平。让我先谈和平行动。

正如我们已经多次说，战争的性质已经变了，但是和平行动的概念可能仍然以战争有明确的作战前线的假设为基础。尽管讨论应采取更加广泛的方针，但和平行动仍然以国家为基础，即不反映当今许多战争是国内或区域战争的性质。安理会能理解，我们在难民事务办事处就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机构就是处理人们被迫越过模糊的冲突线和越过边界流动的问题。

我们把自己的工作人员——没有武装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部署到危险和孤独的工作站。他们越来越成为目标，遭受袭击和残暴杀害，如 9 月可怕的阿坦布阿事件和马森塔事件。开始人道主义活动到开始和平行动之间的时间差距在继续扩大。最后，但当然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在许多地方，如果在西帝汶、几内亚和利比里亚人口，被迫流动已经成为严重无安全和不稳定的根源和导线，但几乎没有任何努力解决这一问题，好象我们没有从前扎伊尔东部吸取任何教训。

这种状况使我深感不安。在需要难民事务办事处及其人道主义合作伙伴作业的世界多数地区，解决安全问题的机制行动缓慢、笨拙，不适应新型冲突。在许多地方，它们根本不存在。我最深刻的记忆中有 1969 年我们在前扎伊尔展开的抢救行动。当所有的国际部队部署失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不得不进去，在这一辽阔国度的雨林中，寻找分散、饥饿和吓坏了的难民，有时甚至要靠步行。

我知道政治、军事和资源方面的困难，但我愿就这一问题谈几点，提一些建议。

首先让我强调，需要更加迅速地发起和执行和平行动。坦率地说，时间问题是一个各国政府还没有令人满意地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和平行动必然比人道主义反应来的慢。在难民紧急状况中，首先赶到的将继续是难民事务办事处、联合国其他的第一线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红十字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如果在这项努力中要有补充配合，我们就必须尽一切努力缩小在部署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执行一些安全支助措施之间的时间差距。否则，代价简直无法忍受，如在历次大湖区危机中无行动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证明，举个例子，或如最近在印度尼西亚和几内亚发生的惨案证明。

我们难民事务办事处已经习惯名副其实在短短几小时内着手对付难民紧急状况。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工作的拖延必然意味着人命损失。因此，自从 1999 年以来，我们已逐步建成迅速应付突然、大规模人口流动的体制。这些体制基本上建筑在备用资源的概念上，这些资源可以在 72 小时内调动和送往实地，如工作人员、设备、物品和资金。

但是，1992 年以来，环境已发生迅速变化。迅速解决难民问题的政治压力增加了，人道主义作用者的数目越来越多，有时包括政府本身。去年的科索沃难民危机证明，我们必须使我们现有的急救系统适应新的和更加拥挤的人道主义空间，我们现在特别侧重的领域是提高我们的迅速部署能力，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着手处理难民紧急状况。

然而，不管人道主义机构如何迅速和有效地动员，它们的反应总是不够的，除非它们作业的环境安全。我讲的是工作人员的安全保障，以及从难民事务办事处的角度来说，难民以及收容难民的社区的安全保障。

今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能让人道主义机构在那里单独对付困难和危险的局势。问题是，我们怎么保证？我常讲要研究不同的办法，在这一房间中也讲：不仅是正式的维持和平，而且特别是目的在于支持地方执法能力的措施。

我坚持使用“支持”这个词。这是一个重要概念，它意味着共同努力工作，而非直接干预。我还是指极为具体的局势，特别是难民点及其附近边境地区的不安全情况。我正在考虑一些相对简单的措施：援助司法部门；培训警察和军事人员；以及后勤和通信设备支援警察；如有必要，派遣联络官作为协调人员和顾问开展工作。在收容布隆迪、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难民的坦桑尼亚西部地区，我们拥有一些此类方案，它们运作得相当顺利。我们需要安理会对其他关键地点的类似方案提供支助：例如在几内亚，几内亚政府已经请求开展国际合作，以解决与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接壤地区的安全问题。

各国政府对于改进难民居住地区的地方安全的一套选择概念反映十分积极，但迄今为止，它仍然停留在理论阶段。我们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实施这一概

念，并且实施具体的、可预测的措施，例如部署人道主义安全工作人员。我们需要了解在人道主义、物质和财政方面即将提供何种捐助，以及如何能迅速地获得这种捐助。

迄今为止，我坚持采取临时安全措施，因为我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维和行动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选择。但我也认为，自冷战结束之后开始的过渡进程尚未结束，在不同地区会爆发新旧冲突，国际社会在极为脆弱的停火协议签署之后，必须开始维持和平行动。因此，维和行动继续是一种必要的选择办法。不过，要使其有意义，它就必须适应新的环境，变得更有效力。

我们人道主义团体欢迎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提出的有关就和平行动进行深入审查的倡议。我们是以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为首的联合国和平行动小组报告（S/2000/809）最热心的支持者，并积极参与了有关实施该报告的讨论。该报告试图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全面地讨论联合国如何充分履行其协助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关键责任的问题，因此极为重要而大胆。

但是从更具体的人道主义行动的观点来看，该报告也与难民专员办事处及其合作伙伴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该报告确定了若干目标，如果这些目标得以实现，将会为人道主义行动提供重要支持。该报告强调，在对危急作出反应时，必须迅速作出决定；它把迅速向实地派出实况调查团作为优先事项；它强调确认和寻求早期解决办法的重要性；它还极为重视在实地的存在。这些都是该报告的关键内容，难民专员办事处多年来一直强调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另外，它们也是任何人道主义行动部署的基本要素。它们明确显示了人道主义行动与维和行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而且有必要改善它们之间的关系和相互支持。

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在冲突后地区实施了许多方案，在那里维和行动是非常重要的：仅举几例，我们可以想到波斯尼亚、科索沃和东帝汶。没有维和人员，我们就不能开展工作，就不能在这些地区有效地进行活动。另一方面，我感到高兴的是，在讨论初步评估的概念时，都承认了基于实地的人道主义机构发挥的以及可以发挥的作用。极为重要的是，这些机构被视为和平行动的补充，而不仅仅是碰巧在同一领域工作的其他行动者。我在 1992 年向安全理事会作简要情况介绍时指出，人道主义行动正日益与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联系在一起。随后，我们在与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在波斯尼亚的密切合作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我很高兴，联合国现在最终试图把这一概念变为具体的现实。

不过，不仅从人道主义而且也从难民的观点来看，我愿借此机会谈一谈卜拉希米小组报告结论之外的内容。例如，以西非为例。正如各位成员所知，在几内亚和利比里亚收容难民的地区，都存在着跨边界袭击事件——而且的确正因为是难民的存在。不过，在塞拉利昂边界之外，除了 50 万难民之外，国际社会的唯一存在就是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因为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的使命当然仅限于塞拉利昂。然而，不仅是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在利比里亚与几内亚边境地区处于严重的危险境地，而且还存在着一种极为实际的危险，即塞拉利昂的冲突将可能扩大，难民流动将成为导致这一行动的因素之一，简言之，这个冲突可能成为区域性的冲突，但所作出的反应，像我所说过的那样，将继续是以国家为基础的。

我当然知道把维和行动扩展至一国家边界之外，可带来许多政治障碍和资源问题。塞拉利昂本身就是一个在这一战略意义相对不大，前景不确定和具有高度危险的地区开展大规模行动，而遇到了各种困难的最好实例。不过，应该审查在冲突中扩展至国家边界以外以及影响收容难民的特定地区的不安全问题，并且应在为这些行动制定的战略中考虑到这些因素。

西非是一个恰当的实例，但这个问题在非洲更为广泛而且特别严重。例如，布隆迪、刚果和安哥拉的冲突，就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我愿提出一项建议。维和人员在难民流动有可能成为不稳定的因素时，可否给予特别的跨边界观察员职权——一句话，越过这些

维和人员行动的国家边界监测收容难民的地区？收容难民的国家当然会同意，因为这符合它们的利益，这种扩大了的维和概念可以解决它们本身在安全与稳定方面的一些问题。

如果我们得到了这种形式上的支持，今年 9 月在西帝汶发生的事件就有可能避免。在 1994 年至 1996 年的东扎伊尔地区，这种安排也可能有用处；或许某些随后发生的暴力和不稳定事件可以被预防。

让我现在转而谈一谈我想强调的第二个重要领域：建设和平。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说，除非在冲突之后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巩固体制和社区上，否则和平便不会持久。难民专员办事处当然对这一进程极感兴趣，因为它的使命就是确保难民返回家园，以安全和体面的方式安置下来。我们在刚刚脱离冲突的国家遇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有大量的人员返回家园，在紧急局势平静下来之后，各种资源迅速减少，就像在卢旺达、利比里亚和波斯尼亚等地情况那样。

卜拉希米小组的报告侧重于建设和平问题，的确使该报告更全面。不过，我们将再次转而谈一谈行动模式，看一看我们如何能够像在计划中那样开展全面行动。我还会从联合国难民机构的角度发言。正像我多次说过的那样，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资源，或者实际上没有经验，来管理发展方案。而且，各种开发机构在紧急局势结束之后才姗姗来迟。在紧急局势、短期人道主义行动和实施中期至长期发展和重建方案之间存在着间隔。在这种间隔期间，社会很容易再次发生动荡，冲突可能重新爆发。

我亲自作了努力，协调与难民专员办事处两个重要国际发展伙伴——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的主动行动。这一主动行动于 1999 年 1 月在布鲁金斯研究所主持下发起，后来被称作布鲁金斯进程。

我们的目的尤其包括填补筹资方面以及责任和行动方面的漏洞。在一些国家，我们发起了令人感兴趣而且富有创意的项目，例如我们与世界银行一道，在斯里兰卡受战争影响的地区实施了项目。在诸如塞拉利昂等其他地区，我们提出了涉及所有三个机构的试验性项目的建议。我们目前正在审查在其他地区开展这些项目的机会——如果和平协议终于得到执行，那么布隆迪将是一个可能地区。我们已作出重大努力，但是各国政府和各机构的反应是非常谨小慎微的。为冲突后活动筹集资金仍然是一项非常困难和不确定的工作。我必须告诉安理会，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所得到的响应很有限，对此我感到失望。

对我们难民专员办事处来说，建设和平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遭受破坏的地区或族裔之间继续存在深刻分裂的地区，我们看到了回返者具体而且有时是非常急切的需要。我们正努力应付这些需要。在 1980 年代，我们发起了回返地区紧急复苏的“快速反应项目”。在一些地区，有人批评我们超越了我们的任务范围，但是在诸如卢旺达这样的国家里，回返者仍生活在塑料帐篷中，学校没有屋顶、没有书本,也没有教师，在这种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撤走吗？

我们现在正采取进一步行动，探索新的途径，尤其是力求促进各族裔共存，以此作为实现和解的第一步。我们在卢旺达和波斯尼亚回返者地区发起了称为想象共存的试验性项目，其基本内容包括对以社区为基础的族裔间小型创收活动提供支助。我们希望围绕它们建立起延伸到社区的各类其他活动——体育、剧院、文化和对话。这是我们正在采取的具有创意的办法之一。但是，它的影响将会再次受到限制，除非能在各级为建设和平作出更加迅速而全面的努力。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提到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这就是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问题。难民专员办事处特别希望的是，会有一个有效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来帮助为难民返回家园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毫无疑问，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也是难民专员办事处期望安全理事会采取更果断行动的领域之一。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的巨大潜力以及所遇到破坏这些方案的障碍，反映了建设和平方面的各种矛盾现象。

我看到有两个问题尤其需要得到解决：首先是必须明确参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各种活动的所有各方的作用和责任；其次，必须更加注重重返社会，因为解除武装和复员后的士兵如果对未来无望，便会再次从事更为有利可图的军事活动。这些不是小问题，如果不能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在这一重要领域就不会取得什么进展。

过去的 10 年已经证明，如果人道主义救济人员不被纳入全面的政治和安全进程，那么他们就会面临危险，其作用就会降低，甚至会面临日益加剧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在各个不同级别上必须建立起来的是我们可称作的“保障难民安全协作关系”——这是难民收容国、那些愿意提供资源的国家以及象难民专员办事处等人道主义组织之间的联合行动。在我今天的情况介绍中，我已谈到了增进这一协作关系的实际办法——遏制与难民危机相联系的不安全状况；改进和平行动以及更果断地将精力集中于建设和平。通过安全方面的协作关系，我们能够一道建立一个更良好的安全环境，使难民的保护以及各种解决办法更加有效。这是一项十分重要但又非常复杂的任务。

我的继任者、高级专员当选人吕德·吕贝尔斯有着丰富的经验而且具备了担当这项工作的精力、魄力和创造力。我相信，安全理事会将给予他以同样有力的不断支持，就象过去十年来我在这个会议厅里一直得到的一样。对于这种支持，我谨再次表示我个人的深切感谢。我也要代表我的同事以及他们极其勇敢地在世界上一些最危险地区一道工作的所有离乡背井的人，感谢这一支持。请继续帮助他们。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绪方夫人所作的全面而又令人感兴趣的情况介绍。

坎宁安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鉴于这是绪方夫人最后一次在安理会作情况介绍，因而我首先要对她在 1990 年代动荡而艰难的岁月里所提供的领导和所作的努力表示敬意。她极为干练地领导难民专员办事处历经伊拉克北部、巴尔干地区、卢旺达和帝汶地区的动荡局面以及其他危机。由于她的努力，她赢得了我们的感谢。由于她的奉献和成功，她赢得了我们的深切尊敬。

在最近几年里，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承担巨大的责任，应付深陷冲突之中包括国内难民在内的许多难民和其他人的需要。我们与以往一样，赞赏她今天就难民专员办事处、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继续面临的巨大挑战所作的内容丰富的评论。

我们赞扬绪方夫人带着勇气，勇敢地挑战那些制造冲突、不愿意媾和的人，那些继续给公民返回家园制造困难的人，那些侵犯难民或其本国人民人权的人。她立场坚定，毫无畏惧地挺身为和平与和解大声疾呼。她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一个勇气、奉献和决心的榜样，为未来铺平了道路。

绪方夫人也着手处理了国内流离失所者问题。难民专员办事处已经表明它愿意接受挑战，在需要时提供帮助，就象在巴尔干、安哥拉和厄立特里亚等地。我赞扬她为消除国内流离失所者在国际体系中所面临的不公平待遇而作出的努力。

的确，难民专员办事处已经动员起国际社会，应付我们时代人道主义方面的需要。但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行动者——它是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维系利益的一个组织。确保难民专员办事处履行其所肩负的保护难民并为难民提供长久解决办法的职责，这是我们的集体任务。为此，难民专员办事处必须确定其资源使用方面的优先秩序，并最佳程度地使用资源。但是，会员国有义务为难民专员办事处提供足够的资金，以便难民能够得到他们理应受到的良好照顾和保护。如果捐助者不能更加慷慨地提供捐助，那么我们不能把责任推给难民专员办事处。

也许最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保障难民和人道主义救济人员的安全方面取得进展。人道主义救济人员已经成为意图使人道主义援助政治化或破坏人道主义援助的冲突当事方的攻击目标，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没有更好的机制可以减轻他们易受攻击和恐

吓的状况，这是不可接受的。支配人道主义救济品的是军阀和腐败政府，这也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饶有兴趣地阅读了 10 月 18 日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人员安全的报告，并欢迎即将进行的关于各项建议的辩论。最近，4 名难民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在西帝汶和几内亚丧生，这提醒我们大家，各国有责任保护人道工作者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当发生任何攻击事件时，各国必须进行调查，并将那些肇事者绳之以法。

难民收容国大多数在发展中世界，它们的巨大贡献没有得到充分承认和赞赏。对这些国家其社区和家庭和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集体地确定如何更好地帮助它们的时候到了。

最后一点：美国仍然关切对难民中脆弱群体的保护。尤其是，对女难民和儿童的身体和性虐待仍然是一个普遍的问题，特别是当她们被迫没有同丈夫和父亲一起逃离家园时。在上个月关于妇女、和平及安全问题的安理会会议期间，秘书长科菲•安南敦促安全理事会尽力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给予妇女与男人平等的发言权。这包括使保护成为在获得对冲突时期最脆弱者更广泛的人道主义承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理事会上周表示了这一关切，当时安理会通过了第一项关于妇女、和平及安全问题的决议。

最后，我要说，我国政府热烈欢迎选择吕德•吕贝斯为新任高级专员。他的经验、声望以及对全球问题的承诺使他成为将绪方女士杰出的领导才能继续下去的最佳人选。

莱维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首先，我愿向绪方女士致以受之无愧的敬意，并对她在领导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期间开展的活动表示感谢。我们赞扬她对为难民服务的个人承诺以及同所有国家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坚定意志，她十二次出席安理会会议就说明了这一对话。我们还高度赞扬她精力充沛地领导其组织，并使之很好地适应现实和目前需要。

不幸的是，1990 年代是以相当大的难民流动有时是在非常短时期内的大规模难民流动为特点的十年。难民事务办事处受到严峻考验。但每一次，绪方女士都显示了她的决心和孜孜不倦的精力。绪方女士，你提供了最好的联合国形象，我们感谢你这样做。

我将不重复我几天前代表欧盟向大会所作的发言中谈到的问题。我仅就绪方女士刚才论及的问题发表一些评论：冲突与难民之间的联系。这是问题的核心，我们必须在安理厅予以处理。

不幸的是，常常不能在不直接处理难民困境的情况下处理冲突。我们几天前讨论过的卢旺达事件以及随后在前扎伊尔东部地区发生的事件显示了冲突与难民之间密切的、常常是致命的联系。甚至更令人关切的是，这些事件表明了国际社会未采取行动或行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

出现了一些问题。难民不仅成为冲突的受害者，而且有时被交战双方用来追求其政治和军事目标。二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现象。第一个例子是，战士与真正的平民难民混在一起，以隐藏自己并把难民当作盾牌，与此同时，这些战斗人员从事武装活动。这正是 1994 年和 1997 年期间前扎伊尔武装部队和联攻派（民兵）在东扎伊尔发生的情况。这些是特别众所周知的事例。国际社会的责任是象我们用法文所说的那样分清好坏。否则，难民承受战士报复的代价，在东扎伊尔进行的大规模报复行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有一些可能性，包括绪方女士多次建议的间接解决办法，例如部署观察员或使用国际警察。如果绪方女士能够对这一议题作进一步评论，我们将感激不尽，因为这一议题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

第二个例子是战士控制难民，以阻止局势稳定和民族和解。他们这样做以达到政治目的。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想到的是西帝汶局势，在那里，赞成合并的民兵统治难民营。东道国有责任在必要时在国际社会的协助下制止武装派别在损害难民与和平的情况下把难民当作其工具。刚刚启程前往帝汶的安全理事会代

表团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协助印度尼西亚当局，以使它能够迅速地最终解决这一西帝汶问题。

根据这两点看法，产生了难民 地点的问题。这是一个基本问题。难民营越靠近边界，就越易遭受袭击和报复，并且更加可能受到政治和军事派别的操纵。今天在坦桑尼亚和几内亚的难民局势表明，这些问题是多么尖锐和严重。

难民是东道国非常沉重的负担。他们的存在可能造成或引起破坏种族平衡的后果，或者大大消耗自然资源。我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看到了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在几内亚和刚果（布拉柴维尔）看到这一情况。我要特别指出，按照难民对总人口的比例来说，几内亚所承受的负担是整个非洲大陆上最沉重的。

国际社会没有充分地，或迅速地表示对东道国的声援。当局势严重恶化时，国际社会并不真正关心这些国家的困境。预防行动是至关重要的。不幸的是，预防行动常常是不充分的。

我现在谈谈难民回返，这是和平进程真正成功和恢复正常的重要标准。一个例子是西巴尔干局势。取得了进展。不幸的是，进展仍然远远不够。难民回返，尤其返回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数和速度仍然比我们曾经希望的要低。

这表明和平共处和巩固多种族民主，尚未达到使所有难民安全返回家园的地步。我们无需指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仍有几乎 500000 塞族难民。塞族难民尤其返回科索沃，显然是紧张局势持久缓和的可见迹象，这意味着实现整个国际社会的目标：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和多种族的科索沃。我们希望，贝尔格莱德的政治变革将得以加速受到如此破坏的欧洲该地区恢复正常。

我的最后一点看法关系到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同詹姆斯·坎宁安大使一样，我谨强调法国对该问题的重视。鉴于冲突的性质，以及难民被变为工具的事实，人道主义人员常常不幸成为目标，因为人道主义行动根本被交战各方看成是挫败其政治和军事目标。9 月份在西帝汶杀害三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在几内亚杀害一名难民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情况，再次重新和无情地表明了这一点。

国际社会必须彻底反对这种罪行。地方当局在能够和愿意的情况下必须追查、找到并惩罚犯罪者，否则就通过其他国际手段，今后则包括国际刑事法庭。

利斯特雷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绪方夫人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领导几天内将要结束。她的工作获得了成功。阿根廷对她的所有奉献、能量和才干以及她完成这一任务的效率，深表感谢。难民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工作质量是今天联合国可向人类提供的最大的具体利益之一。

我谨就与保护难民有关的一个具体议题谈一点看法。我是指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安全，绪方夫人也在她的发言中以及其他发言人特别是美国和法国代表也谈到该议题。

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工作，同所有参与在该领域发挥国际职能者的工作一样，始终形成危险——有时是巨大的危险。不幸的是，目前这些危险比以往更大，因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者正在很多冲突中日益被对立派系确认为目标。我们继续看到联合国人员在试图帮助需要帮助者时以身殉职。今年 9 月 6 日，倒下者的长长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三名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受害者。我们向这些无辜受害者表示敬意并向其家属表示悼唁。

显然，向联合国和有关人员提供保护是优先任务。阿根廷共和国作为最大的部队提供国之一以及被称为“白盔”人道主义援助行动的率先者，深入介入提供这种保护。所以，阿根廷在我们今年 2 月主持安全理事会时请求各成员举行一次有关该问题的公开辩论。

我们支持立即通过秘书长在其关于联合国人员安全的报告（A/55/494）中提出的过渡预算措施。这些措施旨在满足在 2000—2001 两年期加强联合国系统人员安全的最紧急需求。同时，我们承诺适当考虑

到秘书长将提出的建议，即从 2002－2003 两年期开始，为联合国人员安全建立稳定的财政结构。

报告提到去年成立的联合国系统人员安全信托基金，并指出捐款迄今不幸很少。我国承诺为该基金捐款。我们重申这一承诺，并敦促其他国家争取为该基金捐款。

我们必须与切实措施同时谈到的另一方面，就是改进关于人员安全的法律文书。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是我国很快批准的文书，它的生效将是保护人员方面的巨大进步。

我们毕竟需要集中注意 1994 年《关于联合国及有关人员安全的规约》，它于去年初生效，现已有 45 个缔约国。我国从该文书一生效就支持其发展，因为它是提供法律保护的主要准则之一。

我们敦促继续努力，确保正在其境内提供人道主义或其他援助的国家遵守充分符合 1994 年公约的法律标准，尽其全力成为公约缔约国。联合国各会员国必须继续努力，以便在实地执行人道主义援助的所有人员得到充分保护。

大会要求秘书长就联合国和有关人员的情况提出报告，特别是检查 1994 年公约的适用范围并提出措施改进其规定涵盖范围。我们的理解是秘书长将尽快提出报告，我们谨为此感谢他。

我国将继续履行我们确保人员得到保护的承诺。我们将开诚布公地检查秘书长的所有建议，并积极努力采取措施防止并起诉对联合国人员、有关人员和人道主义人员任何有计划的侵犯行为，例如那些难民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所受到的行为。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十分认真地听取了高级专员向安理会的通报，我真诚和非常热情地感谢她在非常困难的时期领导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积极方式。在这种感谢的后面，联合王国极度尊重和钦佩整个难民事务办事处团队的勇气和无私，他们的安全尤其令我们持续关注。

绪方夫人在难民事务办事处和整个联合国经历巨大变革和增长的 10 年中主持了难民事务办事处。处理难民事务始终吸引了最大的公众注意，不幸的事实是当出现差错时难民事务办事处更会受到指责，而不是因在不利情况下作好工作而得到荣誉。

2000 年是难民专员办事处创立 50 周年纪念。其为难民提供保护的主要目标今天同在 1950 年一样重要。主席先生，我想，我们在你的主持下举行此次会议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是荷兰派出了第一位、现在又派出了下一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但国内流离失所者的问题目前也同那时一样引人注目。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数目现在已经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难民数目。人们曾商定，难民专员办事处在这个问题上不应成为主导机构，但我们确实期待它发挥重大作用，以减轻国内流离失所者的苦难，因为他们的痛苦之深，并不亚于传统意义上的难民。

联合王国欢迎难民专员办事处促成的全球协商的做法，其目的是恢复国际保护制度，并深讨采取何种措施，确保所有需要者享有国际保护。作为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主要捐助者和支持者，联合王国希望在这一进程的下一阶段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对绪方贞子夫人今天就整个进程的资金方面发出的警告给予了密切关注。

遗憾的是，这是绪方贞子夫人在安全理事会上最后一次露面。她在担任高级专员期间，目睹了安理会人道主义议程的稳步扩展。或许，我们现在终于开始触及卜拉希米报告中谈到的挑战，并在一个更广泛的基础上，触及联合国工作中协调维和、人权以及人道主义和发展方面的挑战，她不断提醒我们关注这些挑战，今天又再度督促我们积极加以处理。

我只想谈谈她今天发言中的几点问题。

首先是西非问题，她关注的焦点在塞拉利昂，并超出了其边界。我们象安全理事会在该地区的特派团一样，极为关注难民流动的安全和人道主义问题。我们将认真考虑她的建议，在联合国传统的维和方针背

景下，这的确是一个勇敢的建议，但我们需要在本安理会上加以严肃对待。

这是在此情况下，我想告知她、并告知安理会中尚未得知有关消息的同事们，今天，塞拉利昂政府与革命联合阵线（联阵）之间在阿布贾签署了今后 30 天的停火协议。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正如我们督促他们做的那样。

我国代表团将向安理会成员分发这一协议的副本，副本正由电传传来。我只想向安理会指出，停火为期 30 天，同时，除其他外，还商定应在钻石产地部署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双方应立即执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对此方案，绪方贞子夫人在今天下午的发言中作了更为全面的说明。

协议中还有一项条款，确保人道主义机构可以接触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以及其他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因此，我们今天下午在伦敦对这一协议表示了欢迎。但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其执行情况，因为我们无法相信联阵会充分信守在这份文件中商定的一切。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问题是绪方贞子夫人今天下午向我们谈到的问题，极为重要。我们同意她就需要更加重视重返社会问题的所表明的看法。我们在塞拉利昂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它在其他维和行动中是如何落空的，对这个问题，我们不仅应在安全理事会上重新讨论，还应在其他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地方进行讨论。这是一个世界银行和其他捐助者必须关注的问题。只管解除武装和复员、忽略重返社会是没有意义的，而在解决难民专员办事处深为关注的问题时，人们正是忽略了重返社会的问题。

最后，我再次就绪方贞子夫人的成就向她表示感谢，并祝愿她今后诸事顺遂。

卡雷夫（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向绪方贞子夫人表示敬意和感谢，她为保护难民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与我国进行了多年合作，同时，她还领导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为俄罗斯提供了移民方面的援助。

我还要向她转达，我们衷心感谢她作出了这些努力，并投入了极大热情解决这些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她身上，联合国系统和国际社会看到了一个杰出的女性领导人，一个睿智和坚定的个人。我希望，即使在她离开高级专员的岗位后，她也还将运用她的权威和影响，积极推动她为之献出了一生中十年的这一事业。

难民专员办事处注定要在这一时期出面处理人道主义危机，而危机的规模之大，是前所未见的，伴随而来的，是民众的大逃亡，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尤其是科索沃、西非、阿富汗、东帝汶和许多其他地区发生的大逃亡。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可能的情况下，几乎总是能够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此外，除了承担繁重的工作，以化解人道主义危急局势的后果、加强对难民的国际保护制度外，难民专员办事处还在“布鲁金斯进程”的框架内，全面处理影响深远的建立和平、冲突后重建、国家稳定和援助这些国家的长期发展等等问题。

近来令我们感到特别满意的是，俄罗斯与难民专员办事处之间的合作达到了一个新水平。我国与难民专员办事处之间的相互谅解、信任和坦诚推动了执行甚至那些最为复杂的方案。我们要指出，难民专员办事处为制订和执行 1996 年关于独立国家联合体移民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各项决定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希望，在新的领导层接手后，独立国家联合体区域内的强制移民问题仍将是难民专员办事处议程上的一个高度优先考虑领域。

我们同意高级专员关于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其 50 周年之际正处在一个转折点的评估。我们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找到恰当的答案。这里，我们欢迎高级专员倡议组织全球协商，以加强国际保护制度，推动坚定遵守 1951 年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真正需要得到国际支援的个人必须成为各国、国际组织和民间团体共同努力的中心点。自然，针对各类移民，应依照其法律地位，采取特定方针。

在这一转折阶段，国际社会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现有潜力，特别应改进各人道主义机构之间的协调，加强它们与受影响国家的相互作用。此外，这方面国际人道主义活动的一个先决条件必须是所有组织严格遵守不干涉内部事务、中立、公正和采取人道行动的基本原则。

我们与难民专员办事处合作的作法正是这种互动的一个极好的例子。企图使人们对这些原则产生怀疑，通过采用新的手段来破坏这些原则，无论说其动机是出于何种人道主义考虑，都只会导致不信任增加和出现新的问题。

有意使用暴力，包括谋杀，对在执行任务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袭击的现象增加了，我们无疑都对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感到关切。我国代表团对最近几次在外地活动的难民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遇难表示真诚的哀悼。难民本身以及联合国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问题必须仍然是我们注意的焦点。

最后，我们谨再次强调我们支持难民专员办事处，并表示希望其新领导人应维持连续性，将继续同样成功地实现这个组织面前的复杂的目标。

达兰特小姐（牙买加）（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以牙买加代表团的名义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夫人所作的非常全面的介绍。她的介绍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谨借此机会赞扬绪方夫人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发挥的领导作用，并赞扬她在极其复杂和往往是很困难的十年中表现出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服务，在这十年中与难民专员办事处有关的全球人口增加到了大约 2 230 万。

我们在前南斯拉夫的各共和国、在科索沃、在非洲大湖区、在西非、在非洲之角、在东帝汶以及在阿富汗看到人道主义危机和人口大规模迁徙，这里我只提及几个地区。由于绪方夫人所起的领导作用以及她的部分影响，在所有这些动荡的时候，难民专员办事处出现在这些地区，忠实地执行它的任务，努力为难民和其他有关人员提供国际保护，通过协助各国政府促进自愿遣返和/或融入新的社区来寻求永久解决办法。我在种背景下提前祝贺难民专员办事处成立五十周年。

我国代表团认识到难民专员办事处承担的任务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如绪方夫人过去说过的那样，“解决难民问题需要时间”。此时，我国代表团谨强调整个联合国以及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更加注意的几个方面，其最终目的是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活动的成效。

第一，我们重视加强难民专员办事处为紧急状况作好准备和作出反应的能力。绪方夫人说过，难民专员办事处现在的工作重点是提高它在出现难民紧急情况后很快予以处理的能力。

第二，我们看到必须加紧努力，以保证人道主义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安全。就在最近我们对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三名工作人员在西帝汶遇害和另一名工作人员在几内亚遇害感到悲痛。我们认为，如果人道主义人员不能在没有恐惧和威吓的环境中履行其职责，那他们的努力就不会取得任何成效。

第三，1994 年的《保护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公约》提供了进行人道主义工作的基础。虽然国家对其领土上的平民的保护和生计、以及对确保人道主义工作者能安全和不受阻碍地接触需要帮助的平民负有主要责任，安全理事会在帮助创造提供此种援助的环境方面也可发挥其作用。在实地，维持和平人员同人道主义机构必须进行合作。

我们还认识到，正如绪方夫人指出的那样，为了创造更好的安全环境，安全伙伴关系是很重要的，我

们也认为这是一项至关重要、并可能很复杂的任务。我们记得，在我们于 2 月和 3 月进行的辩论期间，安理会认识到保护人道主义人员的至关重要性。安理会现在必须把它的语言变为行动。

第四，我国代表团赞同绪方夫人在安理会 1 月份的辩论中正确阐述的观点，

“只靠人道主义行动并不能解决迫使人们流离失所的任何问题”（S/PV.4098，第 6 页）

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发挥防止、遏制和解决冲突的作用。我们认为，如果安理会采取坚定的立场，坚决、迅速和以实质性方式支持贯彻各项和平协定，并促进调集用于重建和建设和平的资源，它就能为防止和制止人道主义危机作出贡献。我们必须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否则我们就不能完成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

第五，联合国系统必须努力制定各种机制来有效和公平地处理保护流离失所人员的问题，而无论他们是在国内流离失所还是难民。国际社会必须找到更好的方法来帮助那些对大批难民开放其国界的国家，它们这样作往往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

绪方夫人用由于塞拉利昂危机在西非出现的人道主义局势以及由此产生的人道主义危机给我们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如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指出的那样，这引起了最近成立的安全理事会西非特派团的高度注意。

第六，继续执行提高难民妇女地位的目标明确的战略以及将两性平等观点纳入主流，这必须仍然是一个优先事项。我们认识到目前正在展开工作，以便把这列入一些主要的培训计划和实地准则中。这些优先事项的目的是把儿童问题纳入难民专员办事处保护和援助总体工作的主流，以及更多地强调机构间处理办法，这就需要在安理会与儿童和武装冲突有关的活动范围内继续采取行动。

此外，今年 2 月核准的的关于老年难民的政策特别受欢迎，“设想共处”的项目也同样受欢迎，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促进不同社区间的共处。我们注意到为波斯尼亚和卢旺达拟定的试验项目。

绪方夫人阐述的关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问题的观点是很重要，我们也认为这些方案需要安理会与人道主义机构合作采取有效的行动。

今天下午的辩论必须成为安全理事会加强其与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合作与协作的坚实基础。我们亲眼目睹了人道主义灾难、正在加剧的危机和所付出的惊人的人的代价，这些不幸的事实在提醒我们。数百万人民继续因冲突而被迫背井离乡，面临艰难困苦、暴力和死亡。帮助他们是我们的集体责任。我们知道找到解决办法是困难的，但我们必须采取明确和坚定的行动来帮助这些受害者。

最后，我谨再次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感谢绪方夫人作出的杰出贡献，感谢她给予我们的鼓舞。我们祝愿她今后的工作取得一切成功。

阿亚里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我对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夫人表示欢迎，并感谢她详尽和非常有启发性地介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活动。绪方夫人多年来为难民服务，令人钦佩。我希望她的与会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世界难民的不幸处境，并为他们作出新的努力。

世界上千百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不幸遭遇引起了极大的持续关注，值得我们所有人的关注，特别是因为难民问题正在扩大，变得越来越复杂。因冲突导致平民人口大量外流的确可能严重威胁和平与国际安全。此外，难民问题因为有跨国的性质，对地区有严重影响，对受难民流离失所影响的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

突尼斯加入了保护难民的主要国际法律文书，特别是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突尼斯对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特别是其中常常受到交战各方利用的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等最易受伤害者表示声援。

我们还赞赏国际组织和联合国主管部门和机构对难民给予的保护和援助。我们尤其感谢高级专员绪

方夫人以崇高职业精神领导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为缓和难民危机所作的不懈努力。在这方面，我们表示支持高级专员在发言中提出的建议。

尽管新的紧急局势不断出现，难民专员办事处的资源却长期匮乏。在这里，我们希望强调为人道主义活动筹措资金的绝对必要性。国际社会、特别是捐助国，必须给予难民专员办事处适当的政治和物质上的支持，使之有效地完成任务。

我们对于难民专员办事处组织大量难民的重返表示欢迎。难民在第三国的重新安置和融入东道国，也是解决许多难民问题的办法。在这里，我们感谢那些以同情和款待的精神将国门大开接待成千上万的难民、并继续为他们提供保护、帮助和援助的国家。我们敦促国际社会援助这些东道国、特别是非洲的东道国，这些国家本身也遇到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受到环境带来的压力。

突尼斯仍然相信，解决难民和人口大规模被迫流离失所，关键在于消除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这意味着消除世界上几个地区的极端贫困，阻止社会经济局势的恶化，解决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冲突、国内战争和种族战争和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的增加。尤其有必要努力消除冲突的根源，因为冲突正是造成带来严重人道主义后果的难民和人口大量流离失所问题的根源。因此，国际社会应该为冲突后重建作出必要的政治上和财政上的努力。

国际社会过去常常关注媒体报道最多的人道主义危机，而其他危机、特别是非洲的危机却没有得到同样的关注。

非洲难民问题依然令人严重关注。负责任地处理今天的人道主义局势，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对非洲的一个重大挑战。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报告和非洲冲突根源问题工作组分别提出的提议和建议。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提供援助，帮助执行有关采取措施寻求有效办法解决非洲难民、遣返者和流离失所者的建议。

但我们认为，人道主义援助和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和根据人道主义法，绝对遵守严格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最后，我再次感谢绪方夫人，感谢她使难民问题成为国际社会优先关注的一个问题。我还赞赏她在作为难民专员办事处负责人期间为难民所作的大量工作，对此她是当之无愧的。我祝她今后工作成功。最后，我谨藉此机会再次热烈祝贺她的继任鲁德•吕贝尔斯先生，祝他工作成功。

艾哈迈德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热烈欢迎绪方贞子夫人与会，并特别赞赏她对保护全世界难民的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在过去 10 年里，绪方夫人以堪称模范的承诺和献身精神领导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整个国际社会确实感激你、绪方夫人。

孟加拉国认为，为了永久地解决冲突引发的难民问题，必须解决冲突的根源。难民问题也助长了冲突局势的持续和加剧。我们强调有必要充分考虑难民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特殊需要。这些人构成了冲突的无辜受害者的大多数。

孟加拉国一直强调在处理全球难民局势时有必要作出平衡和共同的反应。对所有难民局势都给予同样的关注、国际反应不应仅仅受媒体突出报道的引导，也同样重要。

我国代表团强烈认为，应该就同接待难民的国家就共同分担负担问题达成国际的一致。发展中国家继续过多地承受着全球的难民负担，这是一个事实。接待难民的国家往往是最贫穷的国家。它们许多国家正处于冲突后的重建。因此，分担负担绝对不能仅限于对难民提供直接援助，还应包括援助东道国处理难民的流动给其基础设施、生态和整个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

我们要特别强调指出，不应轻视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难民局势。这种局势应该继续得到国际社会的关

注，难民专员办事处也应该继续全面参与处理这些局势。

考虑到人道主义局势的复杂性，难民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有关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和民间社会、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的有效和协调的伙伴关系，对于寻求长久解决办法的综合性做法至关重要。难民专员办事处基本上是靠自愿捐助的一种机构，需要不断得到充分的资金使之得到加强，从而使其能够满足对它的要求。

最后，我们强调有必要建立必要的保障措施，加强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保护和他们的安全。最近在几内亚和东帝汶发生的事件，对于我们努力强化措施提供这种保护来说并不是好事。我们敦请安理会进一步考虑此事。

王英凡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赞赏你安排此次会议，对绪方贞子女士刚才的通报表示感谢。

绪方贞子女士在任联合国难民高专的这十年时间里，为解决世界各地的难民问题作出了积极贡献，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我们愿借此机会对她的贡献表示赞赏和感谢。

绪方女士在她刚才及以前向安理会的通报中向我们介绍了世界各地难民及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严重状况，提到了保护人道救援人员的问题。她特别提出联合国维和行动同难民问题的联系，包括难民问题同国家或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安理会代表团访问西非国家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讨论卜拉希米报告过程中，也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近年来，安理会曾就战时保护人道救援和救援人员通过若干决议和主席声明，并特别于今年 1 月通过了“在冲突区保护联合国及相关人员和人道人员”的主席声明。安理会有必要继续在加强维和行动的努力过程中，从综合处理涉及安全问题的各个方面的角度，从加强联合国机构协调的角度，进一步作出深入的研究。

解决难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及早地化解矛盾、解决冲突。作为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的机构，安理会在此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谈到难民问题，不能不谈到非洲难民。长期来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原因，非洲大陆一直是世界上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的地区。绪方女士曾专门向安理会通报过非洲难民状况，当时许多国家都呼吁国际社会本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加大对非洲国家难民的援助，帮助他们早日缓解人道局势。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继续加强在这方面的努力。

海因贝克先生（加拿大）（以法语发言）：绪方夫人，我国代表团欢迎安全理事会有机会与你一起－不幸的是最后一次－进行实质性的对话。我们感谢你为了难民和受战争影响的其他人群，进行了不懈和果断的倡导活动。你有力地、有创见性地叙述了难民和人道主义组织在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和没有列入但或许理应列入该议程的国家中面临的挑战。

绪方夫人，每次你向安全理事会简报情况时，你的评价总是直截了当。高级专员女士，像你一样，我也感到失望的是要说，尽管在过去 10 年期间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功，但在非常之多的情况下，对人数众多的难民来说，仍然没有实现持久的解决办法。

（以英语发言）

我们必须感谢诸如坦桑尼亚、几内亚、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因为它们继续提供了急需的避难条件。尽管造成最初流离失所的的冲突当事方仍然负有首要责任，但安全理事会有时也同样负有责任，因为它未能在危机达到灾难性的人道主义程度之前，充分参与处理危机的政治动态。

在近几个月中，安全理事会已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步骤。我们正在努力学习“已学到的经验教训”。但是如同高级专员指出，卜拉希米报告的建议的执行工作将有所帮助。我很高兴地报告，由于牙买加的沃德大使担任了主席，安全理事会正在这方面取得卓越的进展。大会也必须这样做。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

此外，作为会员国，我们必须更好地工作，促进从冲突到发展的过渡，推进重建以及高级专员所说的“共存”。我欢迎她的观点，那就是安理会可如何对这些问题更加敏感，在确定和平支助任务方面更是如此。在这方面，我关心地注意到她的建议，即在难民受到危险的情况下，赋予维持和平人员以越界任务。

在高度赞扬绪方高级专员的努力时，我们还赞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在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勇气和承诺日益使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但已使易受伤害的人群获得保护和物质援助的机会。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以及难民营的环境，是加拿大和安理会所有成员的优先问题。加拿大欢迎绪方高级专员坚持不懈地要求安全理事会处理难民营不安全的问题。

在结束发言时，我要像她那样，强调人道主义和军事行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卜拉希米报告的建议，我最关心的是高级专员对于军事如何能最有效地支助人道主义行动的评价。

让我重申加拿大感谢绪方贞子夫人在过去 10 年内对难民事业和对谋求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作的贡献。她的才智，她的毅力和她的博爱精神，已树立起了我们大家都渴望实现的标准。世界有幸得到她的服务。我们祝愿她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退休后万事如意，并请她向她的继任者鲁德·柳伯斯先生转达一个信息，那就是他可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

穆罕默德·卡迈勒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要感谢绪方贞子夫人就难民状况向安理会作了最后的一次全面和坦率的情况介绍。我国代表团一向从绪方夫人中肯的情况介绍中获益匪浅，例如我们在今天下午听到的情况介绍，以及多次在安理会中的情况介绍，特别是最近在 2000 年 1 月 13 日的关于非洲境内难民处境的情况介绍。

我们感谢她概述了难民的处境，并赞同她对这一问题的锐利分析，因此我们支持她的建议和提议，例如今天下午我们刚刚听到的关于和平行动和建设和平的建议和提议。我们希望安理会能对这些建议采取行动。

在这方面，马来西亚支持加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应急准备和反应能力，用以对付必须采取紧急行动的难民危机。我们还支持作出努力，为难民人口地区和人道主义行动创造安全的环境；此外，还必须将难民和战斗人员分隔开来，并必须部署国际文职监测员和警察，确保难民的安全和保障。

国际社会也应更加注意重要的冲突后阶段，在该阶段中难民返回后需要国际援助来重新定居。

我们同意绪方夫人的看法，即有效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将有助于创造难民返回家园的安全环境。因此，安理会应再次审查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问题，该问题是马来西亚去年 7 月份担任主席期间首次向安理会提出的。

同我前面的代表团一样，我国代表团谨衷心感谢绪方夫人过去十年的出色服务、献身精神和慷慨承诺，以消除全世界，无论非洲、亚洲或巴尔干的难民的苦难。我们深为感谢她对数百万世界最不幸人民的巨大贡献。她和她的工作人员的确成为这些人的希望灯塔。

我们同意秘书长的观点，即我们都蒙受绪方夫人的巨大恩惠，我们都很习惯与她合作，替代她十分、十分困难。我们祝她一切顺利，身体健康，她的今后努力获得成功。我国代表团还谨借此机会，祝贺绪方夫人的继承人荷兰前首相吕德·吕贝尔斯先生，并祝他在今后富有挑战的努力中一切顺利。

最后，我谨回顾塞缪尔·约翰逊早在 1759 年的话。他说，“伟大的工作不是靠力量，而是靠锲而不舍来完成”。我们愿这样地回忆绪方贞子夫人。

乌瓦纳先生（马里）（以法语发言）：我谨赞成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夫人的一致感谢，她在过去 10 年中深远地献身于难民事业，尤其是在

非洲。我借此机会重申，马里政府感谢她为援助并缓和马里北部难民返回和重返社会所作的努力。

我还谨感谢绪方夫人载有有益建议的重要发言。这些建议基于她的 10 年经验，应得到安理会的充分注意。她引人注目的建议使我们可以考虑人道主义行动及相关问题，尤其是我们可获得用于制止危机中人民局势恶化的资源。

在这方面，我谨作几点评论。第一，鉴于最近冲突及其悲惨的人道主义后果——我在此不仅提及非洲冲突——我们认为绪方夫人相当正确地强调人道主义援助同维持和平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我们同意卜拉希米报告，即必须快速、适当和协调一致地处理紧急局势。

第二，我们同意绪方夫人的看法，即我们必须强调，有必要保证人道主义活动与联合国确保和平及发展的比较普通的活动协调一致。的确，必须始终将人道主义援助纳入寻找冲突政治解决办法及和平解决的更广泛的国际努力。

第三，正如绪方夫人所说的，我们必须按照秘书长的建议，考虑如何保证尊重并加强人道主义行动的法律依据和原则。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处理威胁人道主义人员安全的问题，尤其是执行基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措施，这些措施还可包括民主和人权的教育。必须对那些蓄意攻击人道主义人员的人采取有力措施。

同样重要的是，应将那些侵犯人道主义人员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人绳之以法。国际刑事法院必须执行其保证国家、非国家和个人对其行为负责的任务。我国已签署并批准了法院规约，我们敦促其它国家也这样做。

最后，我谨向绪方夫人的继承人吕德•吕贝尔斯先生表示最良好的祝愿。我们祝贺他，并充分支持他完成指定的职责。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绪方贞子夫人再次在安理会发言，虽然不幸的是，这是最后一次。

我谨感谢高级专员的情况介绍。她的发言再次确认了我们的信念，即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和从提供保护的角度，难民问题是复杂和紧迫的，只有当各国政府作出承诺和有资源时，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只有当各国履行其义务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才能完成其任务。国际社会在财政方面以及在唤起政治意愿方面的支持，对于难民专员办事处能够处理大规模流离失所的起因，提供国际保护，并促进难民问题的持久解决和可持续和平至关重要。

绪方夫人再次突出了安全理事会在解决导致人类被迫流离失所的问题方面的关键作用，其方式是采取清楚、有力和团结的立场；更果断地、快速和实质性地支持和平协定后续活动； 并促进动员用于重建和建立和平的资源。

她的情况介绍同往常一样发人深省，她的建议值得认真研究。例如，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应严肃地审查关于维持和平的扩大概念，按她的说法，特别是处理跨边界难民流动问题。正如格林斯托克大使所指出的，安全理事会西非特派团成员亲眼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深信，各国应与难民专员办事处合作，通过并改进处理难民危机所需的全面对策，其方式是，除其他外，建立人道主义系统有关行动者之间更强大的关系，人道主义援助与发展合作之间更佳的联系，以及国家、民间社会和难民自己之间强化关系。

还必须为难民聚集地区和人道主义行动创造安全环境。今年九月在西帝汶和几内亚发生涉及难民专员办事处人员的悲惨事件痛苦地提醒人们，人道主义工作者必须时时面对严重的安全与保障危险。确保人道主义人员安全确实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庄严义务。我们作为 1994 年《联合国人员和有关

人员安全公约》的发起国之一，完全同意阿根廷的利斯特雷大使在这方面发表的意见。

这些都是今后讨论和审议并认真工作的问题。现在，在我们发言时，大会第三委员会正在审议若干有关难民、返回者和流离失所者问题和难民专员办事处活动的重要决议草案。其中就有关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五十周年和世界难民日的决定。

我国代表团借此机会赞扬办事处工作人员及其得力伙伴过去 50 年来干练、勇敢和执着地履行其责任：即向难民和其他有关人员提供保护和援助，并促进持久解决其问题。难民专员办事处人员在其历次行动中帮助了总共大约 5 000 万难民拯救并重新开始其生活，在某些情况下还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特别衷心感谢绪方贞子女士在担任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整个任期中，不懈地努力促进以创新人道主义办法解决世界各地的难民问题，并在履行其职责方面作出令人振奋的榜样。她的任期同难民专员办事处历史上的一个最动荡时期相巧合，其中发生了海湾战争后果、前南斯拉夫解体、非洲大湖区危机、科索沃、东帝汶等多次重大紧急情况。

我们非常赞赏她的大胆努力，我们还希望她的继任者鲁德·吕贝尔斯教授以同样有效方式继续从事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重要活动，我们对他的提名表示热烈欢迎。我希望他也成为安全理事会的常客。

阿希帕拉一穆萨夫伊夫人（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绪方女士通报情况。十年来，她和她的工作人员为那些丧失其特征而目前仅作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为人们所知的几百万妇女、儿童和男人们做了出色的工作。我们已目睹冲突人数有所增多；因此，我所提及的那些人的数目也在增加。这对绪方女士来说确实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时期，但她迎头接受了挑战。我们赞扬她做出不懈努力，并对其今后工作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设法帮助的那些人已成为战争武器。过去几个月发生了故意攻击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情况。因此，必须维护安全环境，使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能够接触待援者。在这方面，各国必须履行其保护人道主义人员的义务。必须依法惩处攻击人道主义人员者。

许多因素都对难民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状况产生影响。助长武装冲突的小型和轻型武器及手可得是一个重大关切。因此，武器生产国必须力行克制，并确保它们生产的武器不流入所涉地区。

在不低估所有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处境严重性的情况下，我愿特别强调妇女和女童难民的状况。这一平民群体有特殊需要，必须予以特别注意。

尽管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其他人道主义组织做出了持续努力，但难民人口仍没有减少。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国内流离失所者不一定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但他们的处境同难民一样危急。

我们大家都必须共同努力确保不发生冲突。这样，我们就可使我们今天为其说话的那批人的数目不致增多。我们愿强调，国际社会必须通过协助国家的复兴和经济重建努力，在爆发冲突的地方支持冲突后建设和平活动，这将确保长期安全。绪方女士在通报中出色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我们注意到人道主义活动资金短缺问题，我们要求捐助界提供所需资金，以便使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向待援平民提供救济。

绪方女士在通报中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和具体建议。我认为，这些建议对安理会特别审议由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先生主持的联合国和平行动小组的报告（S/2000/809）十分及时，绪方女士也论及这份报告。我的美国代表团同事在发言中提到关于妇女和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我们认为，将根据该决议规定进行的一项研究必须顾及绪方女士今天提出的一些问题。就我们而言，我们将研究绪方女士的简短说明，以便在有关论坛加以最大限度利用。

绪方女士曾在我们纪念难民专员办事处五十周年时特别指出，确实没有任何值得庆祝的东西，因为我们首先不需要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但尽管如此，我国代表团仍要感谢绪方女士随时为需要她的人服务。她的继任者当选高级专员鲁德·吕贝尔斯来自一个有冗长和杰出人道主义援助记录的国家—即主席先生你的国家。我国代表团期望同他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代表我国发言。

作为荷兰代表，我要同前面各位发言者一起赞扬绪方女士。我还要在这方面向包括绪方女士在内的那些赞扬当选高级专员鲁德·吕贝尔斯的发言者表示感谢。

绪方夫人在通报中谈到在开始进行人道主义行动与和平行动之间的时间差继续扩大。她提醒我们，因此在世界的一些地方，非武装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在危险和孤立的工作岗位得不到保护。

但是，不能只依靠建立和平行动解决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问题，不管我们通过卜拉希米做法如何精简我们这方面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认为，各国政府有责任为人道主义人员提供安全的环境。这应当是第一重点。在缺少有效当局的地方，国际社会有责任帮助作出充分的安全安排。这应当成为第二重点。在这方面，我呼吁所有成员国遵照我们的榜样，向联合国人员安全信托基金提供捐款。

由于缺乏替代方法，难民专员办事处经常被迫在人道主义救济和结构援助之间的灰色地带继续活动。为缩小这一差距需要援助组织协调进出策略，但也需要捐助者更加灵活地执行程序和进程。我们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充分一体化的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和冲突后和平建设的方法。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职务，我将请绪方夫人对各项评论和提问作答。

绪方夫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各位代表非常热情地赞扬了我的办事处和我本人所做的工作。这一向是一种非常鼓舞人心的承认，我总是向分布在全世界的我的同事们转达。

我也高兴地注意到，我的通报中的一些要点得到了答复，安理会保证将进一步进行检查，并且认识到我的意见可供考虑。

我对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问题得到一些答复感到非常满意——我真正希望安理会进一步审查这一问题，我在这方面已得到几个代表团的保证——因为我们无法进行解除武装和复员。必须有警察或军队去解除武装分子的武装，我们无法这样做。即便有世界银行的解除武装和复员拨款，执行这项任务的人必须知道他们有武装，才能解除别人武装。在此基础上，下一步重返社会将需要公民社会的参与和人道主义机构和发展机构的参与。我们应准备更快地这样做，但是我认为，这一责任分担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澄清。

我并不认为很快就能开始跨越边界的和平行动。但是，我想特别是访问过西非的一些代表团会注意到不可能限制战斗和不让战斗越过边界，它们将理解检查边界局势的重要性。

我完全理解不可能在任何国家 1000 公里的整个边界上部署维持和平部队。但地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难民通过有些地点逃亡，正是在这些地点，例如在几内亚主要是两个地方——在西部是福雷卡里亚，在东部是盖凯杜——难民到那里去，我想在这些地区部署更多观察员特派团可发挥很大作用，如在扎伊尔一样。而这就是为什么我几乎恳求对边界地区进行检查，这不仅会帮助难民，也会防止不安全的扩散。

第三点是选择的层次。我曾谈到确保难民定居点安全和人道主义人员安全的选择层次。我谨强调，我们应当首先看看地方一级和如何加强地方警察和执法能力。发展地方能力是重要的第一步，然后有时需

要再作出区域或分区域安排。在这方面，许多国家现在正在帮助进行区域军事培训，等等。这是很好的，然后，在最后，作为最后手段，提供国际帮助。

在我们办事处，我们同维持和平行动部一道研究了选择层次，并组建和加强了我们的紧急事务股。我们集中加强我们的紧急事务能力，因此我不认为我们真正同通过各种备用安排与我们合伙的政府接触过。但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找出我们显然需要备用安排和支助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同已经表示作好准备的国家接触，不管是人道主义安全人员、后勤支助，还是各种准备。我们想更加有系统地回到安理会来，我想我们在年底时将能这样做。我希望我们将获得实际的回答，因为任何组织都不应，或不能，维持庞大的常规能力。我想，正是通过备用安排，我们将能发挥更大效力。时间差是一个问题，并且我承认并非只有维持和平人员与人道主义人员才能维持稳定。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仍想说，我们需要维持和平人员和观察员快点来。

我感谢几个代表团注意到资金的重要性。我在这里不想谈资金。我谈得更多的是和平与安全的管理。然而，和平与安全、工作人员的安全，这些都需要钱，我谨就此向安理会发出呼吁。

我们现在已进入第四季度，我们出现了赤字，预计赤字将达 14 000 万美元，这意味着我们确实必须削减开支。无论是削减难民方案还是削减我们非常重要和非常需要的工作人员，总之我们必须削减支出。

例如，我最近曾到过阿富汗。我谨提及这个严重的局势，因为世界难民中，人数最多的是阿富汗难民。约 250 万人停留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已有很长时间，几乎达 20 年。正如孟加拉国代表所指出，这对巴基斯坦和伊朗两国政府和人民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然而，阿富汗境内的局势不安，促进难民回归并不容易。但是，在这两个国家，我看到阿富汗难民排队等候，要求获得帮助，以返回祖国。

在这方面，我也需要资源。我们希望能够为他们提供小额的安置费。阿富汗人能够出色地安排运输，他们能够解决运输问题，但我们仍然需要向他们提供资金。如果有这些资金，将有更多的人愿意回国。当然，还有许多其他问题，例如，人权、女童和妇女的教育等等。但人们确实想回国。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如何安排他们回国。我也曾与阿富汗当局会谈，但我们需要资金。这是我要在呼吁中增加的内容，或许从和平与安全的角度，你们也可以强调需要资金，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和平与安全，才能解决难民问题。

我非常感谢你们给我这次机会，感谢你们向我保证，你们将继续支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绪方女士所作的澄清和答复。

这是绪方女士最后一次向安理会作通报，在会议结束之前，我谨表示，我们集体对她深表感谢，感谢她为捍卫难民权利和福利而进行的一切努力，感谢她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促进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促进发展了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了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代表。在休会之前，我谨宣布，安理会各成员将于 11 月 13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开始进行非正式磋商，讨论安全理事会关于卜拉希米报告的工作组的报告。我准备在非正式磋商之后举行正式会议，以通过一项决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结束本阶段对该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 5 时 45 分宣布散会。